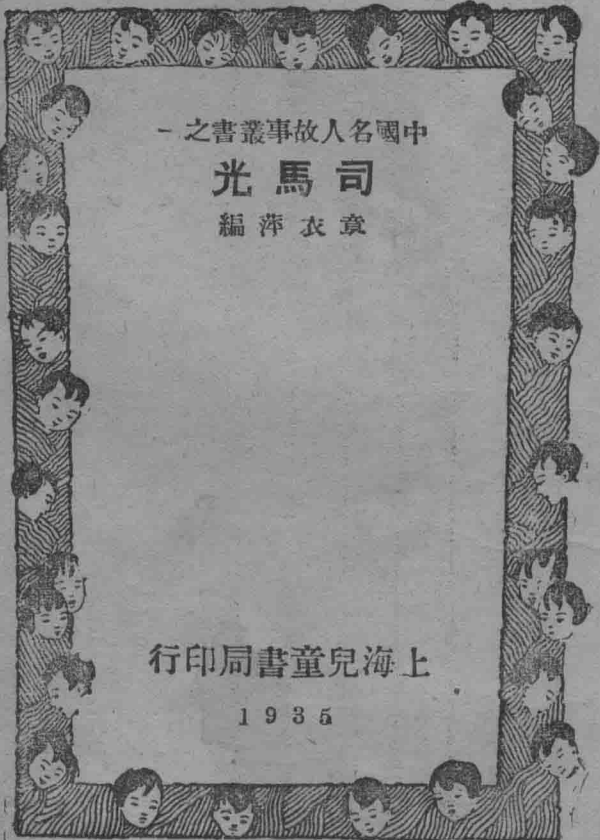


# 司馬光

西海兒童書局印行

章衣洋著





— 中國人名故事叢書之 —

司馬光

章衣萍編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1935

中國名人  
故事叢書

司馬光

(全一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六版

定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章衣萍

發行者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電話九一九二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 總店

# 司馬光

## 目次

- (一) 少年時代的故事……………三
- (二) 從註書到做官……………九
- (三) 防邊與辭官……………一八
- (四) 從隱居到撰資治通鑑……………三二
- (五) 復任的光榮……………三九
- (六) 最後的名譽……………四四

## 序

司馬光算是一個很熟的古人。

我們幼時，在國文教科書裏，就讀到他的擊破水缸救小朋友的故事。

我想，很少的小朋友，就會佩服司馬光吧？他是一個俠義的小朋友，他大起來，又是一個治世的能臣。

少時的教育，能影響人的一生。我們看司馬光就可以知道。他的家庭教育，是很好的。他的父親，不許他說一句謊話，所以，他大起來，就成功一個從來不說謊話的人。

這本小書，曾參考以下的書及文章：

(1)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2) 司馬光、孫毓修編；

(3) 少年模範（司馬光軼事）；

以及蘇軾所撰司馬溫公行狀等。 春雨連綿，小窗獨坐，寫此小

書自遣。

章衣萍廿三年四月五日，於真茹寓居。

## 司馬光

(一) 少年時代的故事

司馬光六歲了。雖然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却很懂得事。那一天，他父親正教他讀書。姊姊坐在他的旁邊。

他拿青胡桃玩。父親，姊姊，都想替他把青胡桃的皮脫掉，沒有成功。後來他們都走了。

一個丫頭走來，用水把胡桃浸了一會，這樣，胡桃的皮，便很容易地脫掉了。

姊姊走來，問：

「胡桃的皮，是什麼人脫的呢？」

六歲的司馬光，跳起來說：

「是我脫的！」

他的父親已經看見丫頭的舉動了，他立刻就罵：

「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話！」

司馬光受了這次的教訓，從此不說謊話！

×

×

×

過了一年，司馬光七歲了。

有一天，他同許多小朋友，在一塊遊玩。

那裏，放着一隻很大的水缸，裏面滿滿地裝足了一缸水。

有一個小朋友，頑皮得很。爬到缸上去玩。一個不小



心，跌在缸裏了。缸很深。小朋友的頭，都浸在水裏，喊也喊不出聲來。

眼看，那小朋友，不久是要浸死了。

許多同玩的小朋友，怕鬧出禍來，大家都跑了。

七歲的司馬光，想了一想，這重要的時光，如何可以跑呢？

大家都跑了，那小孩子，還有誰救他呢？

他想了。一。刻。心。生。一。計。便。急。急。忙。忙。地。在。地。上。檢。了。幾。個。石。頭。用。力。擊。破。水。缸。缸。破。了。水。流。出。了。那。缸。裏。的。小。朋。友。馬。上。復。活。了。

這又是一件很可以做模範的故事。

X

X

我們已經說了司馬光的兩個故事。但，司馬光是那裏人

呢？他是什麼時候的人呢？

他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他生的地方，是在

陝州夏縣。（現在，山西，夏縣。）他的父親，做過河南光山

縣的縣令。就在任上，生了司馬光。

爲什麼叫做「光」呢？

是因爲生在「光山縣」，所以就取名字，叫做「光」。

一直到現在，那光山縣學內，還有一口司馬井。

據說，司馬光生的時候，是用那井裏的水洗過澡的。

他三歲的時候，就不同平常的小孩一樣了。旁的小孩，都

歡喜好吃的東西，穿花花綠綠的衣服。他却不歡喜奢華。父

親，母親給了他一些金銀的裝飾品，漂亮的衣服。東西是可恥的，一律不用。

他覺得這些

一直到後來，他中了進士。在喜宴的時候，大家都戴花，他一定不肯戴花。

同時考了進士的朋友，

告訴他說：

「這是皇帝的命令，

不能違背的。」

他沒有法子，纔戴了一枝花。



他一定不肯戴花

我們看見司馬光少年時的不凡，可以想見他

育。他的父親做官做到三司副使，是那時的清官

他的母親姓聶，也是一個賢淑的婦人。

有這樣好的

有這樣好的孩子。

他讀書很用功。

少時，聽見先生講左傳春秋，他非常歡

喜。

他讀這些書，非常用功。他怕自己晚上貪睡，不用

功，就用那圓的木頭，做一個小枕頭兒，木做的枕頭，是很硬

的，不易安睡的，所以睡了一會，又醒來讀書了。

小朋友們，我們看見司馬光這樣用功讀書，我們還可不努力

奮發嗎？

X

X

X

(二) 從註書到做官

司馬光二十歲那年，初次做官了。

他的確發達得很早。

但他却不是一個以富貴驕傲的人。

他以爲做官應該替國家出力。

他做了官以後，他家裏的人，常常看見他，本來是靜悄悄地在牀上的，忽然跳起來，穿着朝服，手裏執着上朝用的手版。家裏人看見他一個人坐着發呆，又不敢去問他。

後來，范純甫問他：

「這樣發呆，是什麼意思呢？」

司馬光說：

「我時常忽然想起天下事來了，一個人要是以天下事安危爲念，如何可以不恭敬地坐起來呢？」

他中了進士不久，家裏發生了不幸的事，他的父親母親，接連着去世了。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爲了紀念他的父母，閉戶服喪，並且註解孝經。

他常常對人說：



手裏執着上朝用的手版

「孝經，論語，他的文字雖然不多，可是立身治國之道，都在其中了。」

他的孝經註解成功後，曾呈上去給那時的皇帝看。可惜，到了現在，司馬光註的孝經，原文已經失了，只有他的文集中，還存着他註解孝經的自序一篇。

司馬光葬了他的雙親以後，即到京師去做官。他那時是一個新進少年，有誰知道他呢？那時龐直方做丞相，他很看得起司馬光。龐直鎮守鄆州，就叫司馬光去做幕僚，典州學。那時正是仁宗當國，天下也很平安。可是到了仁宗當國三十四年的時候，仁宗病了，好幾個月，不能上朝。

在君主的時代，皇帝是很重要的。好皇帝可以使天下平

安，壞皇帝也可以使天下大亂。

仁宗是一個很清明的皇帝。

他病了很久的時候，臣子們都很着急。那時太子未立，大家當然着急，却沒有人，敢來說

話。

過了很久的時候，范鎮出來說話了。范鎮（字景仁，成都

人，後封蜀國公）那時正做諫官。他上表請立皇太子。

司馬光那時正是一個小官。他在并州龐藉的幕下，可是爲

了國家，他忍不住要說話了。他是不怕什麼危險的。

他上奏章了，他的第一個奏章，上面說：

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艱難，

基業之閔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



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朝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如螻蟻，而爲

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

我們現在把這些奏章的文字，譯成白話：

陛下沒有皇太子，人心都憂慮得很。伏望陛下想念祖宗創業的艱難，國家基業的閎美，神器的可以寶貴，以及天下百姓們的重望，不要聽苟且的話，不要從因循的計策，自己趕快決斷，一點不要疑心。很謹慎的，選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的人，叫他攝居皇太子的地位，等待着太子的產生；再叫他退居藩服。倘聖意不歡喜這樣，或者叫他輔政，或者叫他典守宿衛，或者叫他做京兆尹，也可以鎮安天下人的心。這樣，天地神靈，宗廟社

稷，多共賴陛下聖明的恩德了。況羣臣兆民，有那個不歡呼鼓舞呢？從前，魯國有個漆室的女子，看見魯君老了，太子還年青，就很憂愁。她不過是一個女子罷了，還知道憂國家之難。爲什麼呢？因爲魯國有難，則自己也受痛苦了。況臣子吃陛下的俸祿，站在陛下的朝廷之上，又得承乏典冊之府的責任，比起漆室的女子來，總算重要得多了罷。真不敢坐看國家很大很急的憂慮，而忍着不說。臣也知道，這不是臣的言責所在，臣說了出來，也許要找禍上身。可是臣一定要說出來，爲的要想陛下采聽臣的話。這樣，臣在國家裏，不過和螻蟻一樣，可是幫忙陛下，建萬世無窮的基礎，救四海生民之

命，臣也很榮幸的了！願陛下不要以爲臣人微位賤，說

他是「狂」「狷」，一點不注意就好了。

這個奏章上去，並沒有得着效果。可是司馬光的志氣堅定得

很。他再上第二次，第三次的奏章。他並且勸范鎮一些人力爭。

後來，他進京，當面奏仁宗說：

「臣從前在并州做通判的時候，所上的奏章，望陛下果斷力行。」

仁宗想了一刻，說：

「你不是說，要選宗室的人，來做繼嗣嗎？這是忠臣的話，人家都不敢說的。」

司馬光回來，又上了一個奏章，那奏章的大意，譯成白話，是說：

「臣從前的奏章，不是說說就算了，是想陛下實行的。何以現在一點動靜都沒有呢？這一定，是有小人在陛下的面前說，陛下的年紀還不十分老，身體還好得很呀。何必趕快預備這些不祥之事呢？小人沒有遠慮，想在倉卒的時候，把他們所歡喜的入立出來，好利用罷了。這是很危險的。」

仁宗看了這些話，很感動。又見韓琦一些人也這樣說，於是，就立英宗爲後嗣，做皇太子。這件事情，便告一段落。

×

×

×

## (三) 防邊與辭官

在宋仁宗的時候，西夏一隅，也常有邊患。

司馬光在并州，是在經略司龐藉的部下，嘉祐二年，司馬光從并州到麟州去察看。

麟州一帶，是很重要的地方，那裏，正是宋人同西夏人交界的地方。麟州的西邊，有一條滔蕩的大河，叫做屈野。那河邊，是一片平原。西夏人因為宋朝在邊界沒有什麼軍事上的設備，所以他們能夠侵略到宋人的界內，種農民的田；西夏的鐵騎，更能够在宋人城下，耀武揚威。

這樣的殖民政策，當然影響於宋朝的安謐。

司馬光是一個

有深思遠慮的人，當然能夠看見這事情的重要。

司馬光對龐經畧說：

「麟州的西邊，應該先設兩座堡寨。這兩座堡寨，做起來不過十幾天。堡寨做成功以後，州兵往來，就有地方可以休息。在軍事上看來，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龐經，果然很聽司馬光的話。

可是，事情已經太遲。堡寨還沒有修成，西夏的兵，又大集城下。那裏的州將，便急急忙忙，派了一千多人，在黑漆漆的深夜，開了城門，出去應戰。

可是，這些沒有準備的兵！

他們，前面沒有探險的兵丁，後面沒有應援的隊伍。

他們，只有滿腔熱血，多少頭顱！

果然，鬪爭了起來，宋朝的兵，是失敗了！

事後，說閒話的人，還將這個，歸罪在龐藉的身上。

他們說，這是龐藉擅修堡寨，以致引起邊人尋釁。

忠勇的司馬光，此時覺得頗難爲情。

因爲，修堡之議，原是倡自司馬光。如果說，修堡是有罪

的，那麼，罪首，應該在司馬光一人身上。

所以，司馬光遂上了一個奏章，那奏章的大意，我們現在也

譯成白話，寫在下面：

他說，

「臣一個人自己想想，如果朝廷不以爲修堡是不對的，龐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走過白溝伐柳，這多是給宋朝難堪的事，可是當時的臣子，一味姑息，沒有辦法。

到了英宗元年，韓琦爲相，他刺取陝西的義勇軍，二十多萬人，聲勢雖然浩大，可是那些義勇軍，毫無紀律，擾亂不堪。

司馬光知道了，到韓琦那裏去，告訴韓琦。

韓琦說：

「兵貴聲勢，西夏本來鬼崇崇的，他們忽然聽見我們加了二十多萬的兵，豈不害怕？」

司馬光說：

「兵所以貴聲勢，因爲有實在的力量緣故。要是內容不行，用虛聲去騙人，不過騙一兩天罷了，有什麼用處呢？現在

我們雖然增加了二十萬兵，實在都是沒有用的！不到十天，他們一天知道詳細了，還怕什麼呢？」

可惜韓琦，並不能聽他的話。

×

×

×

司馬光對於當時的外交政策，很不以為然。當時宋朝的外交政策，對於西夏，契丹，都抱這樣的手段。要是人家歸附來了，他倒擺出一臉凶惡的手段，很小的事，也要計較；等到人家凶起來了，他又姑息養好，絲毫沒有法子。

但司馬光的主張却不是這樣。他以為人家要來歸附，我們該擺出寬大的態度；要是人家侵畧我們，我們應該努力抵抗！

這是司馬光的防邊政策。

後嗣的人。  
英宗即位以後，第一個便想到司馬光，因為他，是勸仁宗立

英宗即位的第二年，司馬光從河南去見英宗。

英宗說：

「我為皇帝，卿有大功。」

司馬光很惶恐地說：

「這都是先皇仁宗的意思。我們這些小臣子，有什麼能力

呢？」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從來不肯自己居功的人。

於是，英宗教司馬光做樞密使。

英宗死了以後，神宗就位了。

那時，參知政事歐陽修（是一個有名的文學家）。薦司馬光給神宗，說他是：

「德性淳正，學術通明。」

這兩句話，司馬光的確可以受了而無有愧色。

神宗用司馬光做翰林學士。

司馬光再三再四的推辭。

神宗說：

「你何必推辭呢？古時候的君子，有些有學問的，沒有做

得出好文章，有些文章做得好的，又沒有學問。只有董仲舒揚

雄一流人，有文學，也有學問。你文學也好，學問也好，何必

推辭呢？」

這樣，一定辭不掉。

但是，過了一年，司馬光又請補外官。

神宗一定不肯，他說：

「你爲什麼要求放外官呢？」

誰不知道你是個好人呢？

無

論什麼人，都知道你是好人了。

呂公著奉使到契丹去，契丹也

有人問：『司馬光現在朝嗎？』

做什麼官呢？

他真是一個方正

的人哪！『你的名聲，夷狄也知道了。』

爲什麼還要出外去？」

但是，司馬光也有他的苦衷。那時正是王安石當權，新法

盛行。

王安石的新法，本來也有許多不錯的，只因爲他的用人

不當，部下都是一批小人，所以弄得禍國殃民。

司馬光實在看不慣那禍國殃民的新法。

司馬光本來同王安石是好朋友。

可是，朋友儘管是朋友，王安石的新法，司馬光不以為然，他曾上奏章給神宗，說王安石的新法，是：

「士夫沸騰，黎民騷動。」

安石怒極了，抗章自辯。

司馬光一連寫了三封信給安石，反覆的勸他，勸他不要堅持新法。

可是安石竟不能聽他的話。

神宗要用司馬光做副樞密，司馬光也一定辭不受命。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有點偏於守舊的人，他迷信古代的道德和



法律。

有一次，他見了神宗，同他講漢朝的蕭何和曹參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說蕭何死了以後，曹參接着做丞相，他繼續蕭何的法度，一點也沒有變更。

司馬光說：

「蕭何死了以後，曹參沒有變法，所以天下安樂，老百姓都衣食豐足。」

神宗說：

「漢朝常常守着蕭何的法子不變嗎？」

司馬光說：

「何止漢朝呢？假使三代的皇帝，常常守着禹湯文武的老

法子，也許他們的朝代，都不會亡的罷。漢武帝聽了人家的說話，把高帝的法度，變更了許多，不知道祖宗的法子，是不可以輕易變更的。」

這司馬光的主張。這種主張，實在是一種守舊的說話。司馬光是一個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所以他的思想自然不免偏於守舊。

可是，那時神宗還相信安

石。所以司馬光的守舊的話，並不能打動神宗的心。

有一次，司馬光當面問王安石：



有一次司馬光當面問王安石

「你行新法，也就罷了，爲什麼又用一批小人呢？小人得勢，還了得嗎？」

王安石說：

「因爲新法初行的時候，舊的人都不肯向前，所以只得用新人。新的人只用他們的才力，所以顧不着他們的道德。等到法行了以後，再把他們趕掉罷！」

司馬光說：

「介甫（王安石的號）錯了！君子的人，進是很難，退是很容易的，小人同君子正相反。小人得志了，如何可以叫他去呢？小人叫他去，一定要變成仇敵了。你將來是要悔的！」

安石聽了他的話，一句話也不回答。

司馬光的話是對了，那時王安石很相信呂惠卿。司馬光見着人，遂說：

「將來倒王安石的，一定就是呂惠卿。」

新法還是盛行，司馬光眼看不過，只好辭官走了。有人在神宗的面前，說司馬光的壞話，可是神宗一點也不受影響，他說：

「誰肯同司馬光一樣，辭官不做呢？」

司馬光真是辭官了，他罷翰林學士，出知永興軍。到任之後，還要求罷免新法，皇上又不允許。

司馬光隱居以後，就住在洛陽。

洛陽，那時是天下的文化

中心。那時隱居在洛陽的人，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物。

如富

弼，韓琦，邵雍一流人，都是德高望重，爲天下人所仰望。

雖然是隱居，但司馬光的心裏，却是很痛苦的。雖然嘴裏不講時事，但司馬光的心裏，沒有一刻忘記了時事。

在洛陽的尊賢坊北，他買了二十幾畝田，造了一座花園。

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獨樂」。

爲什麼叫做「獨樂」呢？

爲的是不能與衆同樂，心裏很傷心的。

司馬光的「獨樂園」裏，有以下的勝景：

(1) 讀書堂；

(2) 弄水軒；

(3) 釣魚菴；

(4) 種竹齋；

(5) 采藥圃；

(6) 澆花亭；

(7) 見山臺。

這是洛陽的舊俗，春日大家游園，管園的園丁，可以得一些茶湯錢，但須同主人平分。有一天，司馬光的園丁，叫做呂直的，他得了二十千錢，分給司馬光十千。司馬光不受。呂直再三再四，要把錢留在那裏。

司馬光發怒了。

呂直沒有法子，只得拿走一面走，一面回頭，說：

「只有我們的司馬先生，是不愛錢的呀。」

可是，那老實的呂直，究竟忘不了主人的恩德，過了千幾天，那老實的呂直，就用那餘下的十千錢，造了一個園亭，紀念司馬光的恩德。

有一天，司馬光出外閒遊，看見園牆之外，放着許多竹簽，他問園丁：

「這些竹簽，埋在這裏，是爲了什麼？」

園丁說：

「這是爲了防賊盜。」

司馬光笑了，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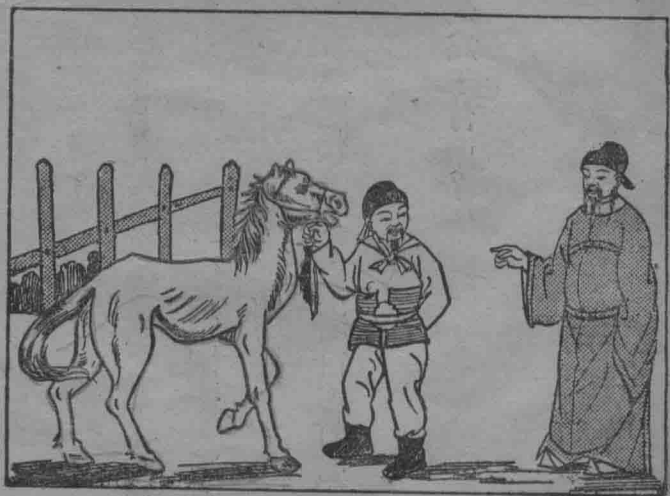


「我箱中所值的，有多少錢，想來也好笑。況且盜賊也是人，不應該用這種東西防他。」

他叫園丁，把這些東西拿開。

後來，司馬光很窮，叫手下的兵，把自己的馬賣掉。並且告訴老兵說：

「這是一匹有病的馬。在夏大，馬的肺病就要發了。」



叫手下的兵把自己的馬賣掉



有人買馬，應老實告訴他。」

賣馬的兵，忍不住罵司馬光是笨人。

到了熙寧七年，天下大旱，蝗蟲亂飛，皇帝下詔，徵求直

言

司馬光又上表反對新法。可是皇帝說，新法已定，不能再

改。司馬光十分傷心，從此不談時事，一十多年。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說一件笑話。

司馬光有一個僕人，服侍了他三十多年，祇稱他「君實秀

才」（君實是他的號）。

有一次，蘇東坡來見司馬光，聽見了，就告訴他的僕人，應

該叫「司馬相公」。

到了明天，他的僕人，果然叫起相公來了。

司馬光覺得奇怪，問他的僕人。

他的僕人，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他。

司馬光說：

「好好一個僕人，給蘇東坡一教，就教壞了。」

司馬光見安石用事，政治暫時不可以談，乃發憤著書，他自己本是一個對於歷史有研究的人。他曾對神宗說：

「臣天性愚魯，學術是荒疏得很。一切的事情，多不如旁人，可是獨於歷史，曾用過心。自少到老，歡喜讀歷史不厭。」他發憤著作歷史，神宗也很幫他的忙。如今，他事務稍

閒，便用心著書。

書成，名資治通鑑。

那時，司馬光已經六

十六歲了。

這一個白首著書的老英雄，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小朋友們！你們歡喜研究歷史嗎？你們大起來，當知道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研究歷史的人必讀的書。

(五) 復任的光榮

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司馬光，在洛陽閒居了十幾年，一直到他六十七歲的那年，纔再上政治舞臺。

那是宋代政治變動很大的一年。神宗死了，哲宗卽位，哲宗還是一個小孩！太皇太后聽政。

司馬光聽了程顥的勸告，再到京師去。

說起來，是很光榮的。

司馬光到京師去的時候，沿途歡迎

他的老百姓，到處都是好幾千人。老頭子，小孩子，男人，女人，長的，矮的，村的，俏的，大家都抬起頭來，指着司馬光，說：

「這就是司馬相公呀！」

司馬相公來了，國家一定有希望了。

呀！」

司馬光還沒有就職做宰相，大家已經把他當做宰相看待了。

有一天，司馬光去看他的一個朋友。

好多的老百姓圍起來，有的，爬到他朋友家的屋上去，有的，爬到朋友家的花園裏的樹上去，有的爬窗，有的敲門，弄的一片人聲，嘈雜不堪。他朋友家的僕人，走出來說：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

老百姓大罵起來，說：

「我又不是看你家的主人，你家主人是什麼東西呀！」

有的說：

「我們是來看司馬相公的！」

於是，大家喊：

「司馬相公康健呀！」

屋瓦是踏破了，樹枝也折斷了。

鬧得司馬光沒有法子，只

得站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看見了，都高興得了不得，說：

「司馬相公！」

不要走了！

就在朝廷裏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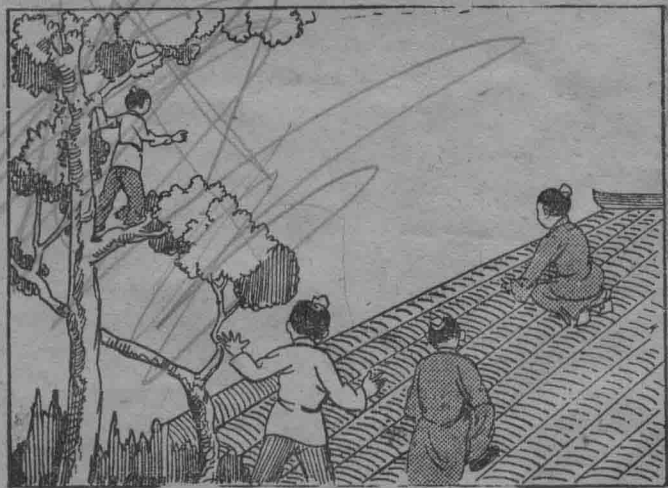
司馬光之得人心，可想而知了。起初，朝廷用司馬光做門下侍郎。

他一定不肯就職。

他的哥哥勸他：

「你平生不是講堯舜之道嗎？你要立身行道，這正是一個機會，如何可以錯過呢？」

於是，司馬光就就職。



風瓦是踏破了樹枝也折斷了

可是司馬光並不以做官爲榮，他在那個時候，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姪兒，那信，我們把一段重要的譯做白話，大致說：

我受了皇上的聖恩，爲門下侍郎。朝裏忌我的人，是多呀。我又是一個愚直的人，處在這裏，正像黃葉在烈風中一樣，如何可以不墜下來呢？是以受命以來，只有害怕，並無喜歡，你們當懂得我的意思。

司馬光就職後的第一個政策，就是推翻新法。那時安石的黨羽，在朝的很多，但司馬光一概不管。他說：

「好的制度，就是一百代不改，也可以的。壞的制度，我們要改他，正同救火救水一般，如何不該快改呢？」

王安石的新法，到了司馬光的手裏，統統推翻了！

王安石

的新法，在理論上，是有很多不錯的。但是在實際上，因為任用人的不當，因為推行的不得法，觀鄭俠所獻流民扶老攜幼的流亡圖，可以見新法害人的大概了！

(六) 最後的名譽

了。  
因為過於勞苦的緣故，到了元祐元年一月，司馬光就病倒了。

雖然病了，他仍舊力疾辦事，一點也不懈怠。他一天辦很多的事，見很多的人。他的身邊，放了有幾本章簿，人家所說的話，有可取的，他立刻就記了下來。

有人勸他，說：



「從前三國時候，諸葛亮做蜀丞相，整日辦事，食少事繁，這樣，是不能長久的。」

司馬光說：

「死生有命呀！」

他仍舊努力辦事。

那時，新法之中，還有「青苗」「免役」「將官」諸法未除，西戎也有問題，不能解決。

司馬光在病中，天天以這四件事爲念，嘆口氣說：

「四害沒有除，死了眼睛也不閉了！」

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呂公著，說：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

公。」

因爲司馬光的堅持，王安石的新法，是完全推翻了。西戎問題，主戰的人很多，因爲司馬光竭力主和，所以只好和戎了。因爲那時的情形，不適宜於用兵。

後來，司馬光升爲尙書左僕射。他的病，好了一些了。

本來，哲宗也叫他好好休養，不要再去朝覲了，他說：「不見皇帝，如何可以辦事呢？」

每次，坐轎到內東門，叫人家扶着，到小殿裏去。

皇帝叫他不要拜，他一定要拜，說：

「這是臣見君的禮節！」

那時，許多小國，聽見司馬光做了宰相的消息，告訴他們的邊疆官吏，說：

「司馬光在做中國宰相了，不要生事了罷。」  
可是，到了九月，司馬光就死了！

恰恰是六十八歲。

太皇太后知道了，十分悲痛，同皇帝一塊，去弔司馬光的喪。  
封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蘇軾（東坡）撰司馬溫公的行狀，說：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到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

這些話，可說評論得很確實正當！

×

×

×

司馬光的著述很多，到現在，很多是遺失的了！現在還有的，有：

文集，八十卷；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考異，三十卷；

稽古錄，二十卷；

易說，三卷；

注繫辭，二卷；

注大立經，八卷；

注楊子，十三卷；

書儀，八卷；

家範，四卷；

潛虛，一卷；

詩話，一卷；

涑水紀聞，十卷

他的著作，也就很可觀了！

他死了以後，京師的人，去弔喪的不知有好幾萬，工人罷

工，商人罷商，司馬光的受人尊重，是可想而知的。

那時，家家都供着司馬光的畫像，好多畫工都靠着畫司

馬光的像過活，並且還有發財的。



但是，司馬光，究竟是怎樣的人呢？

他同邵康節是很好的朋友。

有一次，

他問邵康節：

「你以為

我是怎樣的

人？」

康節說：

「你是一

有道德的人。

無所不通。



家家都供着司馬光的畫像

他不相信佛教，他對於音樂，律，歷，書，數，

個腳踏實地的

人。」

司馬光也

覺得這句話說

得很對。

他是一個

很有學問，很

他自己常常說：

「我沒有什麼比人好的，只是平生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可以對人說的！」

小朋友們，你們也有不可對人說的事嗎？要無論什麼事，都可對人說的人，纔算是好人。

到了後來，王安石的不肖黨徒，大家攻擊司馬光，可是司馬光的不朽的名譽，並不能因蔡京一班人的攻擊，損失分毫。宋張無垢說得好：（譯其大意）

「司馬光同王安石本是好朋友。他們的清儉廉恥，孝友文章，都是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的。可是，安石所學的，是申韓，光所學的是周孔。所以安石之門多小人，光之

門多君子……」

這是「蓋棺論定」的話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司马光

作者=章衣萍著

页数=52

SS号=13724532

DX号=

出版日期=民国28.05

出版社=儿童书局